

三江所

澜沧江、怒江、独龙江调查手记

张惠君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我所认识的怒江大峡谷

1. 引子
3. 没有一个地方比怒江大峡谷被外界误解得那样深
6. 寂静的峡谷终于找到了一块修机场的平地
9. 大峡谷,多民族交汇的走廊
14. 封闭,阻挡了现代文明的同时,却保住了自然财富
17. 大峡谷的绿色正在褪却
25. 值得深思的中外文化交融现象
28. 贫困的陷阱

矿与兰坪的荣辱辛酸

34. 兰坪,每一撮泥土都是矿
37. 矿与兰坪的三次兴衰
44. 富了别人,穷了自己的兰坪人
48. 难圆的富裕梦
52. 剑川境内的路挡住了兰坪的脚步
54. 金顶的豪宅比那里的大树还要多,却没有一个像样的书柜
57. 玩命的挖矿人
59. 兰坪矿业开发应筑起一道高门槛
61. 不愿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众神护卫下的丙中洛

63. 深藏在峡谷中的丙中洛
67. 驰向丙中洛,似乎有一种神秘伴着我
73. 来到丙中洛,就像走进一个巨大无比的宗教博览会
77. 丙中洛宗教文化探秘
84. 静穆之地丙中洛

横断山间的袖珍县城茨开镇

87. 茨开镇：过去、现在与未来

对滇藏交汇处尼大当村的观察

91. 尼大当，我们要找的村庄

96. 公路与森林，又是两难的问题

100. 尼大当村是滇藏驿道上的重要驿站，虽然偏僻，却异常热闹

104. 在尼大当村，信仰科学的博士和信仰上帝的村民都很虔诚

107. 尼大当人喜忧参半的期望

109. 远离工业文明的尼大当的得与失

113. 居大当人真正的希望

怒江边的废城

115. 一场大雨冲没了一个城，还有一个县

119. 知子罗，正在死去的城

122. 废城，伤心的城

怒江边里吾底村的观察

126. 里吾底，一个古老、美丽的村庄

129. 村民开楞夺一家的生活与期望

133. 里吾底村，到处都是历史的痕迹

136. 里吾底村民们沉重的历史包袱

138. 里吾底人的期望与困惑

走进独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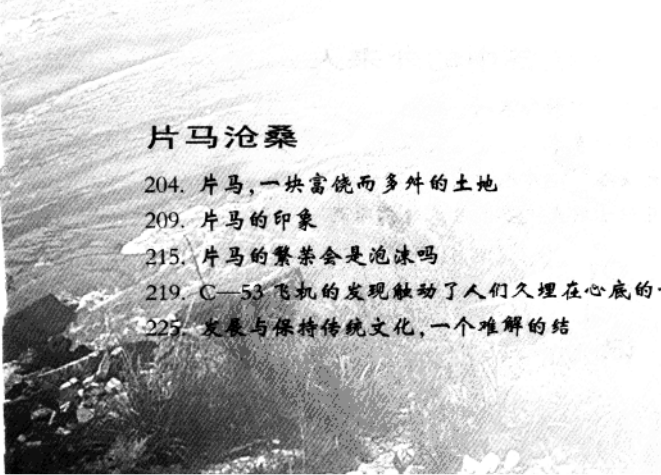
- 141. 独龙江,中国最后一个封闭的民族世居地
- 143. 终于成行的独龙江之行
- 145. 让人难以忘怀的独龙江驿道
- 152. 生活在独龙江流域是多么不容易
- 155. 神秘的独龙江,让人放不下的牵挂

难忘的密支那之行

- 158. 密支那,傈僳族难解的情结
- 163. 出师不利的密支那之行
- 167. 不寻常的史迪威公路
- 170. 走向密支那,艰辛、传奇的旅途
- 179. 有着浓烈东南亚情调的密支那
- 184. 串门子,了解缅甸最好的途径
- 190. 密支那,怒江人心中虚幻的“乐土”
- 196. 凶险的回国之旅
- 201. 走出大峡谷,怒江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片马沧桑

- 204. 片马,一块富饶而多舛的土地
- 209. 片马的印象
- 215. 片马的繁荣会是泡沫吗
- 219. C—53飞机的发现触动了人们久埋在心底的一片真情
- 225. 发展与保持传统文化,一个难解的结



怒江大峡谷中的路与桥

- 230. 山里人进城,要从最远古的路走上现代的路
- 232. 峡谷里最古老的路——人行步道
- 234. 峡谷里蛛网似的人马驿道
- 237. 大峡谷中的公路
- 240. 不同的路,连接着不同的社会发育程度
- 242. 怒江大峡谷中的桥
- 251. 在大峡谷中行,险恶而沉重
- 256. 大峡谷中的路与桥载着沉甸甸的情

泸水段姓土司及后人

- 259. 段姓土司的真正后人
- 262. 泸水段姓土司
- 266. 段承钧其人
- 271. 小段的一家

附记:大峡谷中的外来人

- 275. 大峡谷中的外来人
- 278. 执着的李军
- 285. 大峡谷的挖井人费宣
- 290. 直性子的大峡谷一号人物张耀武

后 记

我所认识的怒江大峡谷

引 子

在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那时没有电视，晚饭后，大人、孩子们就搬把凳子坐在天井里闲聊。有一位当长途驾驶员的邻居，只要在家，就变成了闲聊会的主角，他常边呷酒边讲他走南闯北的所见所闻。他讲的故事主题基本上是边地的奇风异俗、动物、鬼神等，所有这些题材又是最逗拨人的，惊险之极常让人屏住呼吸，我常常为故事的情节浮想联翩，也常常做恶梦。

就是在这位邻居讲的真真假假故事中，我认识了怒江，知道了怒江边住着信仰基督教的傈僳族。有关怒江的内容，我还依稀记得一些：

怒江边的傈僳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常把砍到的柴禾和收获粮食码在路边，并放一块小石子在上面表示已有主人，就没有人动一下；路上饿了、困了，随便找到一户人家，都会得到热情的欢迎，主人将用最好吃的东西招待远方的客人；买东西从来

神秘的怒江大峡谷



我所认识的怒江大峡谷

不讲价,少付钱不行,多付钱也不要;信教的村民十分讲信用,而且绝对不会说谎;有时驾驶员的车坏了,村民们就为他守护或推拉摆在路边的车,分文不取,只要让他们坐一会儿车就行。

驾驶员还常遇见游荡在怒江边的大黑熊、狼、野鸡、山崖上的岩羊等,以及形形色色的“鬼”。有一次,他在怒江边遇到过熊,熊爬上了他的车,并把他准备带给我们的芭蕉吃光了。那时,我们小孩子非常遗憾,快要到嘴的香味四溢的芭蕉却被熊给吃了!大人们说吃不着芭蕉没有关系,只要不把你吃了就好。

驾驶员在怒江边碾死过足有十米长的大莽蛇,并把它煮吃了,味道非常鲜美像鸡味,但肉质却比鸡肉细嫩,还真的拿出蛇皮给我们看。

还有一次,他的车在怒江边坏了,一直修到很晚,他怕在车里过夜遇上野兽,决定连夜赶到有村子的地方,不想车灯也坏了,他就在心中向鬼神祈祷,当他坐在驾驶室里又困倦又害怕时,见前方的公路上有人提着一盏能够把路照亮的灯疾速往前走,他就发动车子跟着那个人走,在迷迷糊糊中他蓦然意识到车子已经开到四十码了,什么人能够走得这样快?!他一下子就给吓懵了,拼命按喇叭壮胆,这时漆黑路边亮起了许多灯,原来他已到了一小村庄。他把这事告诉村民们,一些村民认为他遇上了鬼;一些村民庆祝他遇到了引路的神,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从驾驶员的故事中,怒江对于我来说充满了神秘,也有许多畏惧,但它一直吸引着我,想着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到怒江边的大森林中,遇上一些游荡着的动物或是鬼神什么的。

没有一个地方比怒江大峡谷

被外界误解得那样深

儿时的吸引加上工作的性质，怒江成了我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

自1994年至今，到怒江大峡谷十多次了，怒江州所有的乡镇我都去过，有些地方不止一次。在这几年中，我写了10多篇关于怒江州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并与怒江州委副书记和润培及一位同事写了一本关于怒江经济发展的书，自认为比一般人对怒江的了解更真实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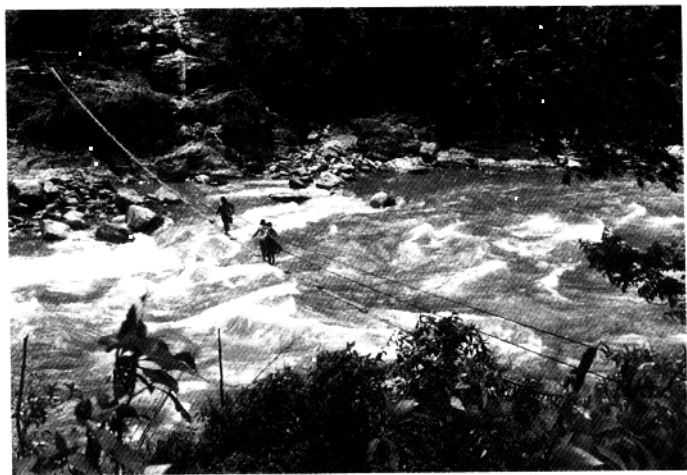
在云南去过怒江大峡谷的人不多，外省去过的人就更少。这些年来，我常听一些人大发见解，许多见解远离了真实的怒江大峡谷，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些见解强烈地对立着，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以讹传讹，让人们了解怒江的了解远远偏离了她本身，甚至于影响到了某些机构对怒江的决策，我多少有些不平了，但我能做的无非是尽量把我看到的真实事情讲出来，当然要把怒江真实面容展现出来，并不是十多万文字和几十幅图片就能做到的，尽管是这样，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有人说，怒江大峡谷的山是那样陡，就连猴子也站不稳脚跟。垦殖使森林无存，水源枯竭，水土流失；怒江水是那样急，不能行舟，甚至不可触及，哪能造福于寻常百姓，不是许多村落守着大江也没有水喝吗！怒江根

本不可能找到发展的出路，还是迁走吧，到大峡谷外边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有人说，怒江富极了，三百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全是上好的大理石，其间还蕴藏着价值连城的宝玉石，怒江丰富的水能资源随便拦腰建一个电站，光收水电费，怒江州40多万人就可以脱贫；还有兰坪铅锌矿，简直就是一座“金山”，只要开发，怒江人就能过上小康生活！

有人说，怒江大峡谷除了山、石头，就是水，寻遍苍苍兄找不到一点名胜古迹，就连名人的墨迹也没有留下过；山上没有庙，没有公园；水里不能游泳，也不能划船；城里歌舞厅太少，又上不了档次，就连钱也花不



怒江大峡谷中到处都是江河、溪流。在许多江河、溪流上都有这样简陋的吊桥，山民们种地、采集、赶集、走亲戚……都得过这样险峻的桥。遇上刮风下雨时，过桥就像是荡秋千，惊险万分。



出去,甚至喧哗也没有,太冷清了,找不到半点感觉,太乏味了。

有人说,怒江大峡谷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园,应该发展旅游业,千万不要劳心费神去建什么楼亭庙宇,更不要开发矿产,要保护怒江的生态,要保护怒江的民族文化,不要让怒江这个大峡谷染上市俗气,怒江大峡谷原汁原味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就是财富。

有人说,在21世纪,怒江大峡谷也许是西南乃至中国唯一一个城市人的“避难所”,那些在灰色人造空间里生活得太久的人们,到这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大山,倾听一下大江,放松一下身心,悟一些人生哲理,怒江大峡谷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

作为一块土地、一个特殊的地域单元,也常常和人一样被品头论足,说长道短,但没有一个地方比怒江州被外界误解得那样深,不过谁叫她藏在峡谷的深处呢!同时,怒江人对昆明人也同样存在着深深的误解,很多怒江人对我谈起昆明和昆明人时所存在的误差,令我这个在昆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人感到吃惊和哭笑不得。

所有的误解均出自同一原因——封闭。

寂静的大峡谷终于找到了

一块修机场的平地

怒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南麓，全长约 3 200 公里，在中国境内长 1 540 公里，云南境内有 600 多公里，在怒江州境内有 316 公里，上游叫黑水河，藏语称“拉曲卡”，经西藏于贡山县青拉桐流入怒江州，于蛮云流入保山，从保山、德宏、临沧流入缅甸，叫萨尔温江，最后流入印度洋。

有人考证说，怒江得名，主要是因江水湍急、倔强不驯、犹如怒吼着的千军万马，因而取名怒江，也有人说，怒江是由于最早的先民怒族居住在江两岸而得名。怒江从北至南纵贯怒江州与缅甸接壤的边境三县，因此，怒江州才以怒江命名。

怒江江面在贡山最高处的海拔是 1 400 米，向南最低处为 760 米，每公里平均落差为 2 米，因此水流非常湍急，除冬季外，不能通行任何船只。在怒江边来来往往这些年，我从未看见有人在江里游泳，据说水里漩涡太多，水下还潜藏着无数凶险的暗流、暗礁，轻而易举就把人卷走或置于死地，没有谁敢冒死下去。

怒江大峡谷以水流湍急，两岸山峦高峻而闻名。有资料记载，怒江大峡谷平均谷深有 3 000 米，也有资料记载是 2 400 米，我手头所有的资料口径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权威数字，但从视觉来看，怒江大峡谷高大雄壮，气度非凡。

怒江从青海发源，经西藏，进入云南贡山

县青拉桐的那段流域,地广人稀,有相当一段流域是无人区。进入贡山县内中洛乡后,人才逐渐多了起来,江两岸村落也越来越多。我常在怒江边徘徊、徜徉,在南下的隆隆江流



声中,仰望着两岸高山顶上孤零零的农舍、挂在山壁上的“大字报地”,我的感觉是怒江太寂静了。

怒江州现有46万人口,除金顶镇、六库镇、鲁掌镇、上帕镇有点城镇的味道外,所有地方都是冷冷清清。怒江州的大部分人都居住在两岸不通公路的山谷深处,一般人很难到达那些偏僻的乡村中,只有到过那些偏僻的乡村中,才能真正体会峡谷人生活的艰辛。

在怒江州境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到处都呈“V”字型,没有一处是较开阔的地方。在怒江州境内从西向东有“四山三江”相间排列,即:担当力卡山、独龙江—伊洛瓦底江、高黎贡山、怒江—萨尔温江、碧罗雪山、澜沧江—湄公河、云岭。怒江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峡谷之乡。全州4个县29个乡镇分布在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峡谷中。怒江州之所以是峡谷之乡,从地质学方面来说,主要是它恰好处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道道皱折中——横断山脉皱折中。每一道皱折的深处就是一条大江,就呈一道大峡谷。每一条江和她的支流形成了

在大峡谷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到处都呈“V”型或“Λ”型。“V”的底部就是一条江、一条河、一条溪流,每一个“V”又是一条峡谷,所以世人把怒江州称为“峡谷之乡”。

大大小小的“非”字形，怒江州就是由若干个巨大的“非”字型所构成，也就形成了众多的大大小的峡谷。

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或过渡地带，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从传统与原始的农村社会中走出来，也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完全解决了温饱。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或过渡地带之所以又原始、又落后、又封闭、又贫困，与其地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这块土地上，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比世界其他地方付出的代价大。

怒江州一头系着青藏高原，一头连着云贵高原，正好处于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正处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皱折中，更增加了怒江州的建设难度，据地质学家说，至今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仍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每年平均增高8至10厘米，作为喜马拉雅山脉的延伸，怒江州地质结构仍在运动中，是怒江大峡谷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由于怒江州境内大山隔阻，江河纵横，山高坡陡，土地零碎，全世界一般用来形容国土、田地的形容词、量词，如：一望无际的田野、一片平展的土地、一马平川、田连阡陌、广阔无垠等等，在怒江都无法用，“一片土地”还不如说成是“一坡土地”，一块田地还必须加上一个“小”字，用亩为单位去测量田地，在怒江州很不容易，一亩地也许要用若干小块累加起来。过去怒江人说土地的大小习惯上是用“箩”来说，“一箩土地”意思就是可以种“一箩种子”的土地，这样的计算方法简便明了，也不必把零碎的土地进行累加。

人们常说，在寂静的怒江州找不到一块修机场的平地，但最近我听怒江人说终于找到了，但我忘问是停什么飞机的平地。

大峡谷,多民族交汇的走廊

怒江州是我走过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除大煞风景的城镇建筑外,怒江州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都保持着浓郁的民族风俗,在街头巷尾皆是听不懂的民族方言,到处都是身着民族服装的人,晚上江边的大桥旁常会遇见一群一党自娱自乐的少数民族,他们唱歌跳舞,当地人都听得懂,外地人只能看一看热闹,他们唱的,很难用汉语翻译出来。

怒江大峡谷是一个民族大家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在全国30个自治州中位于第四位,达94%,州内居住着10多种少数民族,傈僳族是这里的主体民族,人数也最多,其后依次为白族、怒族、彝族、普米族、藏族、独龙族、纳西族,汉族反而成了这里的少数民族。

独龙族和怒族是这里的特有民族,普米族大部分人居住在澜沧江流域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中,这里还生活着与白族生活习惯十分相似的拉马人、勒墨人,他们被划为白族的支系。

据人类学家考察,由于怒江大峡谷的地形地貌特征,造成了这里社会环境极端封闭,许多民族文化在这里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堪称人类社会进化史上的“活化石”,至今在峡谷两岸均未通公路的村寨中,可以追溯到距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形态残存下

来的特征,即使不是从事人类学的人,真正到了怒江大峡谷的山寨中,也不难体会到这一点。怒江大峡谷的村寨实在是别有一番风景。

怒江大峡谷是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最集中的地区,这四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口在这纵横交错的峡谷中栖息繁衍。

怒江大峡谷中最早的居民是怒族,据独龙族和怒族的传说,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这两个民族世代和睦相处,两个民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由于独龙族向更封闭的独龙江迁徙了,生活在怒江边的怒族社会发展程度明显高于独龙族。



傈僳族是怒江大峡谷中人口比重最大的民族



独龙族生活在独龙江流域,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也是怒江州独有的民族。

生活在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在国内目前只有 5000 多人,据当地的独龙人说,缅北、印度等国的独龙族比国内的多。在独龙江的独龙族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缅甸。独龙族是一个十分温和、善良的民族,从未与其他民族发生过大的冲突,他们是受到外族的迫挤才翻越高黎贡山的雪山垭口迁向遥远的无人居住的独龙江流域,成为了独龙江流域的最早的主人。在独龙江流域又常受到北部藏族奴隶主的骚扰,年年都有人被掠到藏区为奴,据传说,独龙族妇女文面就是为了躲避被藏族掠去为奴的厄运,藏族奴隶主不要文面女为奴,久而久之独龙族女子文面就成为



怒族是怒江大峡谷中最早的居民,还是怒江州独有的民族。



澜沧江流域是普米族的主要聚居地,全国大部分普米族就集中在此。

了一种习惯,并引以为美。

傈僳族大约在七八百年前,就从金沙江流域迁徙而来,并越过澜沧江、怒江、直抵伊洛瓦底江,并很快以其骁勇善战征服了若干土著居民,成了横跨金沙江、怒江,远至伊洛瓦底江的跨境民族,直到近代傈僳族才停止了迁徙的步伐,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少数民族和平相处。

生活在澜沧江流域的普米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祖宗是来自遥远的北方,从他们体格上来看的确是北方人种,高大健壮,这一点与南方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他们的穿着与藏族十分相似,并且也喜欢喝酥油茶、吃糌粑、骑马、跳锅庄舞,有一些普米族也信喇嘛教。这个民族在元朝时曾跟随忽必烈征战,后来成了滇西北一方的统治者。一些普米族对我讲起祖宗征战南北的壮举时,流露出溢于言表的自豪感。我到过普米族居住比较集中的通甸乡,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被原始森林包围着,山麓是牧场,很有些类似迪庆高原的自然风光,普米族的房子是土木建筑的瓦房,生活水平是当地少数民族中较高的。

居住在怒江大峡谷的各民族也许是由于缺乏商品经济的熏陶,或是受严酷大自然生存艰辛的考验,他们对生命感悟得更深刻。在物质匮乏的大峡谷中,物质是最珍贵的,但与人之间的亲情、乡情相比,又是最低贱的。大峡谷中的人十分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字,尤其在很少受到商品交换和外界干扰的乡村中,“情”字的份量就更重,私有观念就更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这种重情不重利的观念阻碍了这里的社会进步,我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但从感情上来说,我对怒江大峡谷最好的感觉是老百姓处处体